春在堂襍文

春在堂襍文六編四

德清俞樾

廣東高廉道陸君墓志銘

存齋陸君既捐館舍其明年葬有日矣其孤樹藩等具狀請銘余惟子夏之言仕優則學學優則仕近世士大夫以仕廢學者多矣仕學兼優其惟君乎是宜禨之以告後世按狀君諱心源字剛父存齋其自號也浙江歸安人陸氏出吳郡唐宣公之後宋季始遷湖州曾祖景熙祖映奎父銘新曾祖妣羅祖妣韋妣吳皆以君貴累贈一品本生曾祖景熊　貤贈中議大夫祖昌陞　貤

贈資政大夫本生曾祖妣丁祖妣兩淩氏　贈如其夫
君生前一日父榮祿公夢宋左丞葉夢得來五歲入塾
嗜讀異常兒祖資政公嘗曰此兒大器也年十三通九
經贈公欲觀其志趣陽命學賈君力請卒業贈公喜曰
吾父遺言信矣年二十入縣學逾年補廩膳生額與同
郡姚君宗誠戴君望施君補華俞君剛王君宗羲淩君
霞有七子之目精於許鄭之學尤喜讀亭林顧氏書以
儀顧顏其堂咸豐九年　恩科中式舉人明年會試報
罷南歸過滸江遇捻寇幾危出奇計得脫時江南大營
潰蘇常陷羣盜如毛君慨然有澄清之志遵例以知府

分發廣東旣至適有王遇攀私刻關防之事株連數十人君與斷斯獄開釋甚眾同治二年直隸總督劉公蔭渠因直隸毗連山東河南寇盜充斥 奏調赴直督辦三省接壤勦賊事宜凡軍需善後諸務悉以屬君軍事旣竣又 奏留君整飭吏治君感劉公知遇釐剔蠹諸弊肅清劉公疏稱君才識精明志行清直可大用
詔擢道員明年廣東督撫毛公寄雲郭公筠仙會 奏請仍歸廣東四年補南韶連兵備道君將之官行次英德聞長甯土寇爲亂翁源縣知縣張興烈戕焉粤風雕悍戕官事迭見率以父老觸求縛送一二人張甲李丙

任其所指漫不深究君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檄游擊湛恩榮率兵剿之衆以爲危君執不奪罪人斯得風氣一變十餘年中遂無戕官者還軍叛卒自楚入粵其勢洶洶君檄調恩榮回援樂昌益以壯士千樓船二十水陸並進連戰皆捷賊乃遁去其時粵寇餘黨尚踞閩粵間由龍南犯始興又由連平犯翁源君檄副將朱國雄守始興檄參將任玉田扼鷄仔嶺賊不得逞君部下僅三千人然南韶卒無恙干戈粗定訪求疾苦知商賈之經由韶關者舊例一物漏稅全船入官吏緣爲姦裒克自肥君令漏者補納餘物不問商民咸悅願出其塗六

年調高廉道高州山水清遠士信民敦君甚樂之旣下
車卽舉吳川令姜君之賢自之大府風示屬僚在韶時
曾修復相江書院祀濂溪周子至是又修復石城之道
南書院茂名之敬仁書院皆優給田租以期永久郡中
有高文書院亦增益膏火俾諸生得專心學術又以梅
菉坡租銀助會試膏秣之資其他如建鄒忠介祠修范
龍學墓以表章先賢置師堂渡築上宮灣路以便行旅
術衕辦舉吏畏民懷俄奉 旨開缺送部引 見先是
蔣果敏之由浙入粵也所部甚衆道出韶江君籌發勇
餉銀一萬兩而其從者意未饜讒之果敏君之去官大

卒坐此矣贈公時就養於粵語君曰汝遵　旨入京吾先歸耳及歸感疾遽卒君聞訃奔赴喪葬如禮素不信形家言葬贈公於邈村躬自負土首趾向一決於己其後有相地者過之以爲深合葬法云君以仕路險巇服闋後有誓墓之意十一年　朝廷以李公子和督閩浙李公素知君才　奏調赴閩既拜疏即命萬年清輪船來滬邀君行不得已赴焉至則命君筦理軍政洋務及稅釐通商諸局又總辦海防事宜旋　奏署鹽法道君長於撥繁案無稽牒千端萬緒部分如流日本以生番事搆釁於我君執公法以爭曰各國屬地他國不得過

問倭將爲之氣奪又有俄國公使以名刺召君往見君
曰中國督撫不能傳見各國領事各國公使豈能傳見
中國司道亦以名刺報爲俄使怏怏去會又有讒君於
當路者　命仍遵前旨送部引見而君歸志決矣以吳
太夫人年高乞歸養然忌者猶未已屢興大獄冀以陷
君已而竟以鹽務加耗　奏落君職時君歸里二載矣
鹽務之加耗也自前鹽道具詳前督臣準行皆未入奏
君援案再加自有故事行之已久官商相安因李公入
覲署督某公遂言公擅改章程寃矣未幾以勸捐晉賑
數至巨萬　賞還原銜君自是奉太夫人居家於城東

蓮花莊北購朱氏廢圃疏泉疊石蒔花木名曰潛園君自少即喜購書遇有秘籍不吝重價或典衣以易之故自爲諸生時所得已不下萬卷矣大江南北兵燹之後故家藏書往往出以求售君既好之而又有力於是悉歸於君藏書之富甲於海內所得宋刊本二百餘種元刊本四百餘種較天一閣范氏所儲十倍過之乃就潛園建守先閣取明以後刊鈔諸帙及近人著述之善者藏庋閣中好古之士願來讀書者聽會國子監徵求書籍君進舊刻舊鈔書一百五十種共二千四百餘卷學使瞿子玖學士以聞　詔曰陸心源自解官後刊校

古籍潛心著述茲復慨捐羣籍洵屬稽古尚義伊子虞
生陸樹藩附生陸樹屏均著賞給國子監學正銜士林
傳述以爲榮遇君所著書甚夥有儀顧堂文集二十卷
儀顧堂題跋十六卷續跋十六卷皕宋樓藏書志一百
二十卷續志四卷金石粹編續編二百卷穰梨館過眼
錄四十卷續錄十六卷唐文拾遺八十卷唐文續拾十
六卷宋詩紀事補遺一百卷宋詩紀事小傳補正四卷
千甓亭甎錄六卷續錄四卷古甎圖釋三十卷羣書校
補一百卷吳興詩存四十卷吳興金石記十六卷歸安
縣志四十八卷宋史翼四十卷元祐黨人傳十卷校正

錢澥薌疑年錄四卷三續疑年錄十卷金石學錄補四卷都凡九百四十餘卷名曰潛園總集而往年自粵東歸創議纂修湖州府志徵文考獻君力爲多以非出一手故不列也君之仕也器能政理爲管蕭亞匹其爲學也研精墳典超踰楊班張蔡之疇烏呼盛矣君居林下先後三十餘年創立敎忠義莊又獨力興建昇山橋皆奉　温綸褒奬其他如修復書院籌備賓興善堂義學育嬰積穀凡有益於梓桑者引爲己任不遺餘力近則江浙遠則直隸山東山西有水旱之災咸出巨貲以助温振至於夏施茶藥冬施衣米猶其瑣瑣者已自吳太

夫人殁惟以著書課子爲事或灘游蘇滬與諸老輩文酒讌游自稱潛園老人翛然有以自樂乃以捐助山東棉衣一萬襲東撫張勤果公遺材官二人策騎來迎請游泰山遂往留十餘日徧探名勝而還勤果公遂以君學識閎深才堪經世入告得 旨開復原官交吏部引見同時浙撫崧公亦敘君本省籌賑之功 奏加二品頂戴已而直督大學士李公又言君學識閎通氣局遠大屢試艱鉅見義勇爲軍務洋務並所練習 詔以道員記名簡放君以輔臣推轂 聖意優隆不敢以山林遁世之士自居遂於十八年二月入都四月壬子引見

乙卯　召見於　勤政殿　垂問廣東歷官及國子監
進書本末　玉音嘉奬有爾著作甚多學問甚好之
諭綜君一生惟學與仕二事仕則羣公交薦學則　天
語褒揚仕學兼優其弗信矣乎旋奉　旨交李鴻章差
遣仍交軍機處記名簡放君至天津適感痢疾李公命
至滬稽察招商局事遂航海南歸俄左目生翳君氣體
素宜溫補醫家治目率用寒涼之品痰阻氣鬱胸膈不
舒遂以成疾緜歷年餘時劇時瘥浸至不起君彭殤一
視神明不衰惟勉諸子以努力讀書勿負　國恩且以
著述未盡刊刻爲念二十年十一月辛巳卒於正寢年

六十有一娶莫氏同邑太學生又村公女封一品夫人側室六人鄧氏陶氏劉氏李氏邵氏金氏鄧陶均以子貴封宜人子四人樹藩光緒十五年舉人侍讀銜內閣中書樹屏光緒十七年舉人內閣中書並　賜藍翎樹聲樹彰皆幼女子子三人長適兩淮候補運判同縣丁乃嘉次適兩淮候補運判仁和徐鎣之又次適同縣學生趙毓鋆孫五人熙績熙咸熙明熙登熙康孫女四某年月日葬君某原銘曰

惟學惟仕爲兩大端兼而優者人之所難惟君之才美而且完入則服古出則勤官博能返約猛能濟寬經術

許鄭勳名范韓昔葉左丞博學多識入文苑傳允稱奇
特及居外任克盡厥職發粟振民團兵殺賊未竟其才
論者太息君之生平足與相匹謂是後身或得其實我
作斯銘銘君幽室

沈君楚齋墓志銘

浙濱海以海防爲重而海防尤以海甯爲重其地形高
潮勢又猛塘工安危下游數郡民命繫焉粵寇之亂塘
久不修海潮挾沙直齧城阯其時左文襄方撫浙檄委
大員督同在事文武擇要搶堵克告無事而其中尤出
力者則有沈君君諱裕增字楚齋海甯州人曾祖天球

祖紹川父長仁均太學生故儒家也君亦幼讀儒書而性伉直有豪氣二十三歲以家貧隸海防營爲兵時粵寇已擾及浙孫軍門金彪見而異之曰是將材也使將百人自成一隊助守禦輒有功會孫公有西征之役欲與君俱君以母老辭孫公去前功皆不及敘人皆以爲惜君曰吾少無宦情守鄉里奉老母於願足矣及寇平當事者亟治海塘而兵燹之後丁籍寥落思得舊人諳練塘工者僉曰沈君才君不得已復歸原伍是即左文襄撫浙之時也君既重隸海防營靡役不與他人所畏葸辭避者君毅然獨任之風雨寒暑晝夜無間累以功

保至以守備儘先補用加四品銜　賜孔雀翎光緒十二年督撫會檄使署本營守備異數也君感念知遇益自奮勵每念時事艱難工鉅款絀勤公事加勤私事節公費如省私財自中丞以至道府交口譽之有清廉最著之稱十四年受代去任時君已補實千總矣大府擬即以君升補是缺君曰知足知止古訓也固辭乃止仍咨部以守備在營候補每遇要工必以屬君君治塘工三十年勤慎如一日嘗曰吾無他長惟在不欺少一分虛糜即多一分實用故此三十年中塘工堅固海不為災不特海甯一境田廬無恙即嘉湖等郡亦保全無算

所謂功在一隅而事關全局者歟君雖居武職而嗜學
綦篤喜讀兩漢書豪於飲左一編右一巵有昔人漢書
下酒之風書法學顏平原喜金石字畫庋藏甚多闢小
園褋蒔花木秋菊尤多佳種重陽前後與客觴詠其中
見者幾不知君為荷戟張弓之士也自幼至性過人待
弟妹尤極友愛與人交必誠必信義所不可不為苟同
已許之無宿諾於部下士卒嚴而有恩延師教其子及
其猶子恭而有禮人有以緩急告無不力鄉里善舉無
不與光緒十六年江浙荒於水捐鉅貲振之二十年東
洋事起被省符練鄉兵君建議就海防營改為團防不

籌費而事辦人皆歎服光緒二十二年七月丁未卒於
家年五十九以四品銜　誥授昭武都尉祖父皆　贈
如君官妻陳氏封恭人子冠英杭州府學生孫祖祐二
十四年正月丙申葬君於賽西河之原冠英碣墓請銘
銘曰
惟君挺生於海之濆惟海之謐惟君之勳澤被浙右功
在榆枌君長於武亦優於文軍傳高積士慕清芬百世
而後式君之墳

貴州布政使唐君墓志銘

君諱樹森字穀九湖南湘鄉人姓唐氏曾祖志本祖方

燮父蕭皆以君貴累贈至一品君少孤毋陳夫人授之書弱冠入縣學旋補餼廩額文名甚著而十試省闈不售君澹於仕進亦不以措意因自號曰澹吾以時方多故留意經世之學又勇以爲義如修葺學宮整理義渡振濟窮黎皆力任之至於建宗祠修族譜更不待論矣一時宗族交游翕然推服咸同間駱文忠左文襄諸公方治軍擊賊危疑之事必諮於君同治六年君以事至京師都下諸鉅公皆奇君才聳臾之曰君可仕矣其明年遂以道員候闕於浙江時適有繞城石塘之役浙撫馬端敏公卽以屬君塘成端敏善之及端敏督兩江而

君以內艱去浙端敏遂留君金陵使筦淮鹽局君崇寬大綱煩苛務在恤商力以培元氣商民感之服闋還浙時楊石泉制府撫浙素知君才省中諸大政若保甲若軍需若營務若振務悉使與其事浙西各屬皆有客民土客不相得則聚而鬪君履行其地或解散之或翦薙之浙西賴以無事台之屬有曰桐樹山者奸宄之淵藪也君名捕其魁尸諸市浙東亦安大吏上其功　賜戴孔雀翎君仕浙久權溫處道者一權鹽運使者一權糧儲道者一權按察使者四其巡溫處也以海防爲方今要務於溫州台州定海鎮海各礮臺皆親往相度圯者

修之未得地勢者移之孤峙海外者增建之又以其地盜賊充斥尤嚴治盜翦猾禽姦不留萌蘗其總𦈏政也以餘代鹺鹽天地美利稽覈版數以杜其私又嚴巡緝之令設立官局銷售私鹽化私爲官私販以絕其督糧運也凡大戸之包攬小戸之詭寄不肖生監之把持書差胥吏之勒索蠹剔務盡其權臬事也每治一獄必得其情前後結宿獄數百起有累十餘年不決者片言以折之無不懾伏光緒五年補授金衢嚴道下車之始卽以士習民風爲首務禁奇袤之傚俗化土客之私見東陽之民有私結盟會潛謀不軌者一郡大聳君示以鎭

靜陰爲部署亂民知君有備亦遂不作時議清丈山田大衢山有金姓者恃其彊衆抗不遵丈迫脅鄉戶距傷官兵君怒嚴緝之凶頑伏法良善用勸十八年春詔授君貴州按察使時君權浙臬甫受代而　命下浙之人喜君之遷惜君之去士大夫咸餞君於西湖道旁觀者皆歎息曰髯公去矣蓋公多髯嘗自號髯叟故人亦以此稱君也黔本荒服猺獞犵狫之所居而川楚粵三省之民每攜妻子來黔租種苗田於是苗民與客民爭而苗與苗亦自爭君既至悉心體訪客民侵佔苗田治如律苗人誣控平民亦治如律苗民偹糧向由土司

轉解以土司多浮收改歸官徵而苗頑又不以時納仍責土司墊繳其事糾繚益難治君稔知之及攝濬司力革土司科派之弊又重治苗民抗糧之罪苗民畏之德之無敢抗者苗有鬼師苗民之不率皆其煽誘又俗尚跳歌淫蕩無恥君皆痛絕之貴陽城東有龍岡書院明王文成公講學地也君延名師主講席又廣設義學令守令召苗童入塾有能背誦五經者優獎之自是苗民皆知向學矣普安土冠聚眾爲亂君不動聲色擒其大豪曰劉燕飛脅從皆散四境帖然二十年逢　慈聖六旬萬壽奉　旨來京祝　嘏維時君長子贊袞以

臺南府知府　奏派入都布置　蹕路景物先是君之
拜黔臬也贊襄方攝臺灣道兼按察使而君弟斐叔亦
陳臬於秦中一門三臬使海內榮之至是父子同遇盛
典相繼入都人尤以爲榮遇君與同列十六人獻壽於
北海　瀛秀園預廷臣之宴　賞賚優渥旣還黔次年
即拜黔藩之命　詔免入覲君先曾再攝黔藩熟其利
弊裁糜費覈浮銷課額賦之盈虛察僚屬之賢否積米
穀以待凶荒治津梁以利行旅繕城郭以備不虞下至
恤嫠育嬰諸善政無不畢舉黔民之戴君與浙無異然
君年逾七十視在浙時精力固有間矣自京師航海南

回由滬而湘而黔水陸數千里而體日以羸是年冬飲食驟減痰嗽大作遂於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壬午卒於官年七十有三君外和內介平易近人而𠀤所不可終不可奪自妻胡夫人卒旁無姬侍一室蕭然服用儉樸而性好施與賙人之急拯人之危養無所怙恃之孤葬不能舉之喪不可以數計久亦忘其姓名暇則以詩詞自娛敏於詞翰公牘私函手自裁答彭剛直公養痾西湖時相過從觴詠流連余亦常預斯會往年君七十生日余曾以文壽之君自京師還至滬猶手書寄余蘇州吾浙之人方冀君重來開府而不意其已作古人也

娶胡夫人生丈夫子四濟榑濟梓皆殤贊彝江蘇候補知縣補用直隸州贊袞同治十二年舉人福建補用道前臺南府知府署臺灣道兼按察使女子子二長適浙江孝豐縣知縣茶陵譚恩檝次殤孫五植元植漕植遠植運植蓬孫女十君之喪自黔還湘沿途士庶扶老攜幼跪送者不絕有奉鏡一面水一盂爲奠者足見君之有惠政於黔也光緒二十二年九月丙午贊彝等葬君於孔塿塘之莊山以余素習於君具狀乞銘銘曰

君仕浙久浙人所思曰我髯公愛之敬之去而仕黔位躋藩臬君之仕黔亦猶治浙至今兩地皆不能忘吏守

繩墍民頌循良我以部民銘君之墓千載而下式此宰樹

貴州布政使唐君妻胡夫人墓志銘

余既銘唐君之墓而君夫人先君十七年卒亦先君而葬準古金石例宜別爲銘余既銘君矣於夫人奚辭按狀夫人姓胡氏湘潭人祖淇翼清泉縣訓導父九鼎候選按照磨夫人年二十來歸於君事舅姑如事父母凡米鹽瑣屑井臼勤勞悉自任之處娣姒無閒言下逮僕媼無不稱其賢感其惠及君官浙屢攝監司夫人皆從之官雖居貴顯而勤儉如寒素時衣服多澣濯補綴偶

製新衣藏弆篋笥非燕客不易服兒女衣履手自縫紉夜漏數下猶拈鍼不休寸縷粒米不敢棄擲曰衣食宜惜福更宜惜也歲時家祭治具豐潔所焚紙錢皆自製之不鬻諸市與君牉合四十三年相見如賓客君權浙臬時患瘧甚劇夫人籲天請減巳算以益壽歷七晝夜目不交睫病已而後即安君日無暇晷惟夜必置酒小飲夫人出宿醞煨芋栗以佐之君詰旦又須早起故飲巳即眠夫人夙有不寐之疾或招兒輩共酌餘瀝然切切小語杯箸無聲懼驚君也其慎如此訓子極嚴偶宴起輒訶曰炊熟矣尚未入塾歟篋無私蓄而戚黨之貧

之者必佽助之不稍吝饋問往來束修壺酒無不周至
兒女婚嫁於世俗浮費多所節省然一襦一襖一簪一
珥皆躬自料理半生心血耗於此矣光緒八年十一月
癸卯卒於杭州寓館年六十二明年十一月癸未葬於
河西六都莊山之陽余謂夫人合銘例矣故撰次其事
而銘之其子女若干人見君墓志不具書銘曰
既和既順亦儉亦勤仰贊令德俯詒清芬後世修身齊
家之君子尙其式夫人之墳

郇贈太僕寺少卿盛君墓志銘

嗚呼吾於中日之事有深喟焉夫中國之於四裔自漢

唐以來皆以議和爲主前此當軸者力主和議未失也
及和議決裂　嚴旨開戰斯時也又宜有鷹揚之將熊
羆之士出死力扼敵衝搏兕攫犀與之一戰以小挫其
鋒則彼亦知中國之未可以輕視戢其凶頑來就我範
而惜乎當日之未見其人也雖然如盛君者亦卽其人
矣君諱星懷字玖垣別字薇孫江蘇武進人祖隆嘉慶
十五年順天舉人以知縣官浙江父康道光二十四年
進士官湖北鹽法道武昌道署布政使按察使後改官
浙江署浙江按察使以長子宣懷官　封光祿大夫母
許氏年十八以禮接於光祿公　封淑人晉封夫人攝

內政者二十餘年善於治家盛氏日益饒衍夫人與有力焉君之生也母夢大星墮懷中故名以識之幼穎悟異常兒年十五入縣學屢應省試不售遂不屑爲舉子業凡文詞書畫及其他藝術一見卽能爲之然旋作旋輟不甚措意家有園林聲色之樂亦落落無所好惟喜談天下事慨然有經世之志光緒十九年其兄太常君方官津海關道君往省之留居署中襄辦海防事君故習洋文通時務久之頗著勞績由郎中敘功以知府候選累保以道員用加三品銜　賜孔雀翎人皆才之以爲異時勳業不在兄下也二十一年倭事起　朝命左

衞葉三總兵戍朝鮮君慨然語兒曰吾家世受　國恩今時勢孔亟豈宜伈伈俔俔伏處牖下乎吾將投筆起矣太常君止之曰如老父何君曰吾父雖年逾八十而精力猶如壯時且有兒在吾意决矣是歲五月從衞軍出關駐平壤見軍無紀律且無鬭志知不可用謂衞曰承平以來又且三十年淮軍精銳强半盡矣所募補者皆無賴游民以此禦敵萬無勝理請別練精兵不聽固請不已乃以一軍屬之君以古法訓練又屢上戰守策而諸軍不相統屬事權不一互觀望莫能决至八月之望諸軍方置酒高會而倭猝至烽火燭天盡赤軍中大

驚皆譁潰惟左公戰死衛葉兩鎮跳走或勸君從衛葉
俱去君叱曰此何時也吾死日矣仗劍怒馬出南門遂
與敵遇鎗礟彈子雨集馬前君奮不顧大呼殺賊愈進
愈深有僕遙見君中鎗傷腹猶兀坐馬鞍又一鎗遂墜
馬而隕俄千騎奔騰如雷轟如潮湧遂糜爛不可復辨
識矣年二十有三嗚呼我軍在平壤與敵相持月餘誠
得如君輩者數人率敢死之士千扶義而前賁張而進
多鼓鈞聲以乘敵壘安知我之不能一勝哉勝而後和
則操縱在我矣此吾因君之死所爲三太息也北洋大
臣大學士李公以聞　詔視道員例　賜卹贈太僕寺

少卿銜予雲騎尉世職附祀總兵左寶貴專祠君雖以
義憤捐軀亦可含笑地下矣時光祿公以耆年碩德爲
海內靈光太常君綜事精覈膺　國家重寄而君又以
忠烈垂名史策廟食千秋亦盛矣哉君娶衡陽魏氏無
子十九年之春君曾還南省光祿公起居時光祿公寓
滬君妾王氏亦從在滬侍君寢帀月而有身及大期生
丈夫子則君已死難矣　祿公名之曰復頤蓋其時猶
望君生還也今復頤已蔪然見頭角其祖母其母與生
母同撫之俟及歲之後請襲世職異時建功樹業成君
之志未可知也某年某月某甲子具衣冠招魂葬君於

光福里某山之原以狀乞銘銘曰

才識遒意氣壯戰高麗死平壤父兄悲母悽愴幸有子宗可亢具衣冠營碧葬我爲銘銘其壙表忠烈寄慨慷式于秋厲諸將過墓門拜英爽松與楸永無恙

趙母潘太夫人墓志銘

有趙氏貞女琪自狀其母之事實介其所親來言於余曰吾母自失所天撫前室子三人至於成立而三人者又皆不幸先卒母煢煢孤苦惟琪以鍼黹供甘旨今母歿矣念吾母備歷艱苦而志行卓然非得立言君子爲之表彰懼遂湮沒不著求之當代則曲園先生其人也

不孝琪敢九頓首以請余瞿然曰昔漢郭輔之女爲父立碑金石家以爲美談今又見之貞女矣余何敢辭按狀其母潘太夫人處士苑英公女其先世有諱瀠而以孝旌者則其六世祖也幼讀書嫻習禮儀苑英公卒妻病子幼家事皆決於夫人時貞女父常熟趙君喪其元配聞夫人賢委禽焉夫人來歸前室子三人曰璐曰瑛曰林皆以失母羸瘠而林尤甚夫人噢咻之鞠拊之於是三子始復知有母趙君有姊歸於楊嘗戲謂諸子曰吾愛汝曹曷從我歸乎三子皆牽夫人裾而啼姊歎曰恩勤如此吾弟無憂矣趙君宦游直隸夫人從之往生

一子命曰環而夫人產後病遂無乳或勸顧乳媼夫人曰吾夫子清貧忍病吾家以肥吾兒乎時趙君適奉使外出及歸而環已殤甚悼之夫人曰林兒甫四齡吾病中聞其啼慼焉如擣願君移愛環者愛林也已而生一女曰瑢瑢生逾月而病時三子皆病夫人禱於神廟以己女代諸兒及愈人問故夫人曰病亟矣吾力不能兼顧戀失有母之女而留無母之兒也不然吾豈忘尸鳩均平之義哉及戊申之秋生弟二女即琪也又三年而林入縣學年甫十有四夫人喜曰汝母遺言雖舉家食粥勿使諸兒廢讀今可以慰汝母矣咸豐三年粵賊渡

黃河破臨洺關陷任縣趙君適奉檄倅貳平鄉距任縣止三十里而平鄉令託君先以事至郡邑無主民大聳趙君謂夫人曰余職雖卑不敢委而去與城俱亡矣汝志節吾所知必不辱我然三子可不死大女已許嫁亦可不死宜免之二女尚幼斃之可也夫人毅然曰諾趙君遂至縣署集士民議守備夫人卽脫臂釧易銀分而三之縫綴三子衣絮中戒曰如城破亟從老僕出匿民閒存趙氏之孤又命以巨瓦盛水置廡下如事急卽溺頃部署既定而趙君出奇計疑賊賊少却夜決滏水賊曉見數十里內滉漾若巨浸大駭引退平鄉以全趙君

力也夫人亦與有焉趙君後官望都賊又大至趙君力疾登陴七晝夜不少休因得咯血疾及調元城疾益劇夫人侍疾謹湯藥必手治時大雪簷冰長尺許夫人兩手皆皴血漬衣袖未幾趙君歿貧甚然僚友有餽遺者謝不受曰毋累我夫子清德林以咸豐八年舉人應同治七年會試中式貢士病未殿試歸而主講平原議迎夫人就養夫人曰汝父柩在斯吾亦在斯汝挈汝婦去可耳九年捻寇大至圍郡城元城故附郭夫人居危城中惟璐在側夫人曰汝父以忠貞自勵汝雖無守土責然候缺於是亦官也宜登城以守吾與琪至汝父停

樞之所城陷則從汝父九原矣乃挈琪從一婢俱往會左文襄之兵至圍始解十年林補　殿試以主事分吏部時求直言林陳時政八事夫人聞之喜手書慰勉之其年八月瑛奉趙君喪歸常熟而夫人始就養京師十三年夫人行年六十林集諸同年爲夫人壽然長子璐已先卒夫人因是慨然有鄉關之思乃挈瑛及琪旋里臨行語林曰自我入門汝最稚三十年來汝最得我意吾豈忍舍汝歸乎然汝弱多病吾先歸葺屋待汝汝亦勿久戀仕途也夫人歸撤捐經營成屋三椽而庚辰之歲瑛卒於家林卒於京師不及半年兩喪相繼於是三

子皆盡矣三子中林最知名以進士官吏部而璐官景州吏目瑛以縣丞需次浙江保以知縣用亦皆有聞於時人方謂趙氏之興正未有艾孰知其降年之皆不永也夫人家居益窘歲飢無食不能並存乃始析居而夫人獨與琪也處琪生九歲許嫁陽湖吳氏子錕未嫁而錕卒錕之父直隸內邱縣知縣不久亦卒於官而家遂不相聞至是其姑歸知琪守貞於室乃議迎歸夫人曰禮也吾不忍以私愛留汝琪雖歸於吳跪請於姑仍歸事母每歲居吳氏者兩月如是十餘年姑病革以舟來迎琪適病疽夫人曰是惡能不往挾之起盥血滿牀簣

問及歸姑執其手曰吾忍死待汝遂卒琪居喪如禮旣葬而歸遂長與母居琪工書畫鬻於人又教授女弟子薄有脩脯夫人晚歲賴以存活光緒二十四年三月甲午日加巳以老病卒年八十有四臨終召集孫曾勉以讀書爲善毋失爲廉謹士嗚呼是誠賢母矣以三子林軍功加四品銜故加級得封夫人孫二人長宗鼎琪也子爲璐也後充 國史館謄錄候選通判次宗轂從子允祐子爲林也後縣學附生女子子二長適武進吳氏次郎琪也孫女一曾孫仲惠曾孫女三余旣諾琪之請乃撰次其事而銘之銘曰

齒八旬封二品壽且貴窮亦甚志行超身世晉有賢女
爲之請勅我銘庶不泯

丁君妻陸恭人墓志銘

恭人姓陸氏其先世自海甯遷於杭父竹溪君封奉直
大夫母洪宜人恭人於姊妹行居三自幼婉娩讀孝經
及小戴記內則篇咸通大義織紝組紃不學而工年十
歲竹溪君卒執喪如成人及長益沈靜寡言笑年二十
二歸錢塘丁君松生爲繼配丁君初聘於沈繼娶於凌
沈凌兩宜人皆有父母在堂恭人曰兩宜人猶吾姊也
其父母猶吾父母也謹事之於是兩家尊長亦親愛如

所生為咸豐五年舅姑俱病痁已而舅歿姑病益劇恭人調護甚至乃稍閒越兩年復作益以脇痛恭人抑按搔摩不解衣而息者五閱月及歿哀慟逾常情會有女叔將歸於李氏已請期矣姑臨終有遺命毋易期而其姒婦有痁疾不能興奩飾裝遣皆恭人獨治之無不詳緻三黨稱焉又二年粵寇至杭城陷事起倉卒丁氏所居遠賊猶未至恭人伯兄奉其母來謀偕遁途遇賊傷於叉恭人裂帛裹其兄傷扶持出艮山門轉徙松江青浦南匯小村聚間又由上海而至甯波時杭城雖失旋復丁君方在城中設粥廠以食難民設防局以助兵守

然寇警猶屢告恭人不遽言歸奉其母居越陶堰及杭城再陷又自陶堰至甯波而定海而上海風濤兵火中抱持先世畫像自遷杭始祖瑞南公以下凡七世謹守勿失并護侍其母起居及慰問諸昆弟輩仍與平常不稍異已而丁君亦自賊中出迂迴至上海則恭人已先至如皋矣時局屢變情事隨之其艱難辛苦可知也同治二年復還上海三年官軍收復杭城恭人諸昆弟奉母先還越中無何母病恭人歸省渡曹娥江遇暴風舟幾覆恭人曰此江之神乃孝女也神爲父死吾爲母死何憾言已風息獲濟既歸而母病竟不起慟曰亂離中

跬步不相失今幸將復覲昇平乃不獲終事母乎其伯姊適朱氏殉難於包村仲姊適殳氏避亂歿於蕭山而其昆弟中子和輩笙擷香三君皆先下世恭人撫其子若女存問其家歷久不渝婦人雖外父母家煞落葉糞本亦人之至情也恭人天性之篤於此見矣丁君居杭負重望杭事無鉅細咸歸焉家事一委之恭人亂後親族中多失所者周卹備至遇臧獲輩無疾言遽色而人自畏之素不事佛煞喜淡泊恆斷葷血性又耐勞縫紉浣濯靧躬親之几席閒無瓶花盆燕之玩而一草一卉有可療治人病則栽植澆灌歲以爲常子立中幼多病

胃乳之不假手傭媼及就傅則督之甚嚴日之所學夕必溫之嘗曰吾生值亂離七死三生以至於今幸而家室復完婚嫁粗畢吾願足矣未幾風疾襲入經絡四體浮腫藥之不效光緒九年冬疾扔甚强起治歲事明年正月猶力疾拜先人影堂旣生竊病遂篤丁君卽於二月乙卯爲立中授室新婦見於病榻猶慰勉如禮已而語立中曰吾及見新婦死亦何憾身後之事從儉可也立中泣不能仰視則正色曰命本於天志立於己修身立學毋墜先緒何泣爲越三日戊午遂卒年五十二子一人立中也光緒十七年舉人女子子二曰延曰恒並

嫻翰墨工丹青陸家驤顧浩其壻也光緒丙申年某月某日將葬於餘杭閑林鎮之金筑山立中以狀乞銘銘曰

懿歟恭人禔順衷莊克相其夫厥家用昌中更離亂遷徙靡常寶守遺像扶持高堂備歷艱若終獲安康女歸良與子舉於鄉中壽非夭令名孔長千載而下華樹青蒼

徐君雲泉墓碑銘

君諱慶湛後更曰立慶字德餘自號曰雲泉徐氏宋時有贈兵部侍郎諱起彪者其遠祖也四傳至給諫公諱

處儀建炎中扈蹕南渡居山陰項里給諫公之子諱[illegible]明又自項里遷棲鳧棲鳧亦屬山陰然山陰與會稽壤相接也故徐氏或籍會稽君會稽人曾祖起鳳字羽鵬祖震字東木父應芳字天駟自高曾以來累世單傳至天駟公生丈夫子六僉曰天殆將昌徐氏矣君於兄弟行居五八九歲入村塾讀書性頗慧然家貧甚天駟公奔走衣食頻遭死喪之戚族人又凌侮之益大困乃喟然曰先儒有言儒者治生爲急吾諸子可坐困於蟫朽臭斷中乎命改而學賈於是君亦棄儒而賈矣俄天駟公卒君旣免喪益習於賈重裝遠出於粵於豫候時轉

物其贏百倍償買吳興之絲運而價之於粵所讐過當即馳白諸昆請更市縑帛之屬以往仲季兩昆難之持未決君請益堅曰贏絀吾自任之已而果贏數千金君曰吾庸可有私財乎別而儲之其後創設義塾以教一族之子弟卽用是金也及將析產父老相與議曰君家故窘乏今高貲巨萬皆仲季兩君及君之力恆分之外宜有所酬請公出三萬緡分畀三君君辭不受盡以歸仲氏季氏禮曰分毋求多君之謂矣君雖與諸昆異產別居而月要歲會仍總於仲兄君則鞿馬鈴騾經營於外所至購求甘脆之物以奉其母母年六十及七十君

雖在數千里外必於生日之前馳歸爲壽母子兄弟共相慰勞愉愉如也粤賊之犯浙也季兄已前卒仲兄亦老病而母年八十有四矣一門三四十人繫君是恃君念賊勢益張浙東西無善地惟滬上一隅輪艦四達緩急可濟乃豫寄輜重於滬而移居會稽橙塘以觀其變及紹興不守君奉母挈姬屬走甯波航海而至於滬風濤兵火之間轉徙流離人或疑其太遠且險然其後家鄉親故之陷賊中者無一得全而走投包村依附義團以自固者死且億萬計然後知君所見之大也同治建元大亂底定復歸甯波而母王太夫人卒奉喪歸里窆

旁之事尚有待也君則仍寓橙塘會逢大水振以米繼以錢飢民賴以存活甚衆君以亂後無家買宅於郡城之水澂巷將徙入居之而仲兄卒君慟曰白頭兄弟奄忽俱盡此生無復天倫之樂矣入新居半月而病逾月而歿時同治七年五月辛丑也年五十有八君性質直篤於倫誼以先世未置祭田創置膏腴三百畝由本支推之旁支又推而至於外家王氏或絕無後或其子孫遠出不歸咸取之此供粢盛牢醴之用七世祖妣金高祖妣許曾祖妣方從祖祖母任及其弟婦章皆以節行著君爲請於臺司達於禮部　旌表如律弟無子以己次

子後之分宅而居之有姑適張氏君少時曾保抱攜持焉終其身毋事之與人交必以信與人共貿易無豪髮私不畏強禦能面折人過而御下甚寬在粵時有一僕屢竊君金借他故遣之不以告人也娶馬夫人有賢行始來歸姑王太夫人治家嚴婉娩聽從曲當其意有女公適陳氏早卒遺一女迎之歸撫育之至於嫁以仰副先姑之意光緒二年海溢於山陰會稽之北境蕩析民居命其子出巨貲募飢民增築長堤一萬餘丈事聞於

朝詔以樂善好施四字旌其門又與娣婦章建清節堂於嵊縣君之賢亦夫人有以成之也生丈夫子二樹

蘭光緒十一年舉人鹽運使銜道員用候選知府友蘭附貢生戶部郎中郎君命之後其弟者也女子二其壻曰陳英曰吳壽震孫四人元釗光緒十四年副榜貢生太平縣教諭爾穀廩貢生候選知縣嗣龍國學生江西候補同知維烈尚幼孫女三曾孫二世保世佐曾孫女十有一君自以少年因貧廢學望諸子讀書甚切嘗至郡城僦居僧廬延聘師儒課其子與其從子今子若孫皆以文學有名於時君意其可慰矣以子官累　贈至一品君之歿也王太夫人尚未葬遺命必先葬王太夫人故至光緒九年始克葬君於蘿塢後山成君志也

十四年四月丙申馬夫人卒即祔於君之兆禮也墓宜有碑碑宜有銘銘曰

士與賈分自管子始古則不然商賈亦士端木之賢貨殖奚恥君以長才而隱於市南北就時其業倍蓰祭田乃興家塾乃起無閒弟昆有益鄉里又得賢媛助成其美一門之內森然杞梓爾熾爾昌旦夕可俟我作銘詞百世斯視

孫玉堂墓志銘

君諱寶書字玉堂一字步青孫氏其先世出自陳敬仲至漢有天水太守寶自寶以來世繫始可紀蓋傳二十

七世至世柱字公棟者始家常熟後分常熟置昭文縣乃世爲昭文人乾隆時有以詩名海內諱原湘字子瀟者君之曾祖也祖文杓字小眞父念屺字朗夫皆隱居求志稱善鄉里朗夫公初娶於吳繼娶於楊君楊出也時朗夫公年已五十矣以得子晚奇愛之不忍苛責以學而君益自刻勵寒暑無閒舞勺之年已通羣經大義所作詩文皆有法度會遭粵賊之亂縣城陷焉侍朗夫公避寇於南通州之鄉父子皆以授徒餬口饔飧幾不給而不妄受人一錢一粟求學者亦皆獲人子朗夫公曰今日多一讀書之子弟他日即少一失業之游民天

下之亂其少弭乎若較量修脯則貧民子弟廢學者必多多一廢學之子弟卽多一失業之游民矣乃與其鄉之父老約有來學者修脯之多寡有無均不問鄉人感其意爭就學君承朗夫公之訓終其身以授徒爲事葢以韋布之士無補於時惟出其所學啟牖後進其秀傑者可以有成其愚頑者亦化爲善良不致流於不肖鄉閭安靖爭訟衰息於世不爲無補嗚呼其所見遠矣亂定仍奉朗夫公而歸寓邑之東鄉其地曰老吳墅從外家楊氏居也楊氏多服賈者君因是亦稍習廢著之術然不廢學學益進同治七年八蘇州府學光緒元年補

廪膳生四年科試君挈長子同康應試亦入縣學時朗夫公已先歿朗夫公之歿也君方赴試蘇州不及親視含殮大以爲恨自誓家居奉母終身不遠遊兩浙鹽運副使高君筠堂慕君名欲延課其子弟赴也惟閉門課子教授生徒所爲文以淸眞雅正爲宗尤推服陳星齋方望溪兩家制義十應鄉試屢薦不中乙亥科房考張公振潢力薦主試亦甚賞之卒以微疵見擯君曰得失命也學則在我者也乃羅列經史旁及唐宋大家詩文集及　本朝名臣奏議排日自課勞倍童稚得曾文正公奏疏書札讀之歎曰細微之處精密無閒宜其勳業

之巍巍矣吾輩不能爲其大者且爲其小者暇則與家人婦子取文正家訓反復講貫期於童稺皆知曰汝曹人人從事於此則其大者或亦可望乎後其子同康成進士　殿試甲第　朝考名次皆與文正同君以書勖之曰汝其效法湘鄉務爲遠大以成吾志君治家嚴子弟有過督責不稍恕嘗曰子夏云小節出入可也子夏一生謹愼此乃其晚年見道之言讀者勿以文害辭從學諸弟子皆奉君敎文行交修歲科兩試後以文來質者踵於門君曰某也售某也否無不驗榜發則門下之士得與者多或十餘人少亦四五人以是爲常子瀟公

舊宅燬於兵君積歷年生徒束脩之餽經營庀度建屋十楹旣成則又曰子瀟公以下昆弟尚衆吾於此宅僅得有其六分之一耳乃集同曾祖昆弟償以五分之直然後遷入居之又欲重刊子瀟公天眞閣詩文集門下士强詹簿至善請於君願任其事逾年告成君謂同康曰吾力未逮故吾徒成之汝異日能以貲償强君而歸版於孫氏此吾志也光緒十五年君年五十矣同康等將置酒上壽君曰恆言不稱老吾母在吾夫婦敢言壽乎勿許至二十年年五十五矣同康已成進士入詞林而是年江南舉行正科鄉試楊太宜人曰吾今歲頗健

汝年未六十且兩孫皆當赴試而幼孫同虞年稚無知吾心爲之忉忉汝宜挈兩孫同赴金陵則吾安矣君初不欲往以母命遂行行至江甯未十日而家中以電報告太宜人得暴病君大慟曰吾不及見吾父之歿豈又將不及見吾母乎徒步出三山門行烈日中十餘里甫登舟而心痛神思昏亂語言淩襍惟聞君呼吾母何往吾將同歸其夜遂卒於舟中乃光緒二十年七月戊戌也楊太宜人亦於是日日加申卒於正寢正君金陵登舟之時距君歿僅兩時許耳君幼有至性爲童子時喪其七齡幼弟哭之甚哀以勖夫公早歿事母益虔千里

之外驟聞母病如聞迅雷心膽裂矣宜其不起也君以子同康官加四級　贈奉直大夫娶吳氏封宜人子三人同康光緒十九年舉人二十年進士　改翰林院庶吉士同滋常熟縣學生同虞昭文縣學生女一人適同邑吳福孫性至孝君歿欲殉之而甫有娠待至次年二月舉一男曰今可以從吾父矣絕食死孫二人皆殤某年月日同康等葬君於某原以狀乞銘銘曰

惟文與行孔門所崇以此爲教教思無窮士有恆業民無澆風閭閻息訟盜賊銷鋒是爲本務獲效甚豐世人逐末異端是攻勦擊非知奇衺不衷安得君等隱寄折

銜嗟哉純儒而又孝子母子同命捷於鑑指表君至性
振俗之靡摭君教術救時之偷礲石勒銘百世斯視景
彼高風識我微旨

安徽巡撫沈公墓志銘

公諱秉成字仲復浙江歸安人沈氏所居曰竹墩湖郡
巨族也曾祖裳錦祖治本生曾祖襄錦祖澍並有隱德
時稱長者父功枚以知縣官福建歷知同安等縣後攷
陝西歷知岐山等縣所至皆治曾祖母費祖母韓本生
曾祖母嚴祖母張母嚴及馬三世以公貴贈封皆一品
公五齡失恃有從母嚴氏鞠育之教誦之授以四子書

及易經詩經過目不忘後從其外王父嚴石間先生讀
雖隆寒酷暑執卷不釋不數年諸經皆卒業爲文章操
筆立就見賓客嚴重有度識者皆曰公輔器也道光十
八年入縣學二十九年應順天試中式舉人咸豐二年
會試取謄錄充　宣宗成皇帝實錄館漢謄錄六
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充　實錄館協修全書成敘
功加五品銜散館授編修大考翰詹列二等第五　詔
遇坊缺題奏兼　賜袍料十年充會試同考官十一年
充山西鄉試副考官同治元年遷侍講二年轉侍讀歷
充　國史館協修功臣館纂修　日講起居注官

咸安宮總裁　武英殿總纂　文淵閣校理及

穆宗毅皇帝實錄館開又派纂修三年京察一等以道

府記名簡放旋以　實錄書成過半　詔專以道

員用尋授雲南迤東道甫出京以父憂歸八年授江蘇

常鎮通海道十年調蘇松太道累以籌餉功加按察使

銜晉布政使銜　賞戴孔雀翎十三年擢河南按察使

尋調四川按察使初公之丁父憂也親赴山西奔喪眷

屬仍居京師公繼配姚夫人及二子皆以喉疾卒公自

晉歸不及見矣哀毀之中又遘此變遂得肝脾之疾其

後以海關任重昕夕不遑益之以咯血故雖屢拜按察

使之命均謝不赴僑寓吳中購得婁門某氏廢園而修葺之有泉石之勝時繼配嚴夫人已來歸工丹青嫻詞賦公遂名其園曰耦園相與嘯詠其中有終焉之志而

是時大亂初平　天子切求治安需材甚急公之才望爲海內推重凡言人材者必首及公光緒八年　特召來京仍以病辭十年即家拜順天府府尹公瞿然曰

天恩厚矣乃力疾入都時廟堂之上以折衝禦侮之才爲尤急公之任蘇松太道也其地中外襍處華人陷於法者求洋酋請託官不能詰公於其來請也無所拒及視事仍斷如法酋亦無如何也一日四明人與法

人爭地械鬬變起中夜公率文武官弁躬履其地槊散其衆遂以無事及臺灣生番事起日本領事曰柳源氏者日來見公呶呶爭辯示以公法折服而去於是
天子知公之能也一至郎　命兼充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其時英公使適與某疆吏不協曰吾國領事屢往而不一見何也公曉之曰疆吏事煩耳請限以幾日公曰限之一言非所施於敵體然則改限爲約何如曰見則吾請任之約亦非可言也公密以告某疆吏一見其領事而事遂解議者謂公此事得富鄭公爭獻納二字之意可謂知體要矣由是知遇益隆十二年除內閣學士

兼禮部侍郎銜十三年署刑部左侍郎旋　命巡撫廣
西廣西地瘠民貧歲需惟賴鄰封協濟恆苦不足公取
道江西湖北湖南面見三省督撫推誠商榷無不感動
歲解加額公承凋敝之餘持以寬大不及半載百貨流
通所入釐稅贏至十二萬兩先是公在常鎮時以野多
曠土設課桑局赴湖州購買桑秧兼募湖人教以藝桑
育蠶之法其後常鎮間蠶桑之利幾與吳興埒至廣西
以南甯泗城潯梧等府皆宜蠶桑亦　奏請舉行焉又
在鎮江以庚申之亂白骨如莽設局掩埋俾無暴露而
廣西省城有開元寺者停積棺櫬至萬餘具公歎曰彼

兵燹後宜爾也桂林幸未陷於賊何纍纍者亦若是有
主則限以日期無力則佽助之責以必葬無主者官為
之葬於是積櫬為空蓋公所至勤求民瘼類如此歸順
州舊隸鎮安府新升直隸州又有百色直隸廳者故土
官也雖改土歸流而其地極邊其民喬野公曰此二處
草昧未開科名不振異端乘虛而入必為所奪亦邊境
憂也言於　朝每屆鄉試此一州一廳別立坐號即於
廣西原定中額之內撥一名與之如子科歸州則卯科
歸廳以廣邊士登進之階而杜外人鬻鼓之漸惟彼哲
人瞻言百里公之謂矣十五年調安徽巡撫以蕪湖居

上江衝要華洋輻湊良莠襍居　奏設道員專辦保甲
大通鎮與和悅州對峙百貨薈萃亦盜藪也設立分局
以佐蕪湖所不及咨行毗連各行省凡連界州縣互用
連銜空白差票有所名捕不分畛域以故歷年未獲之
渠魁皆得捕獲駢誅以遏亂萌又以皖省水陸防軍訓
練未精咨調北洋諳習法國兵法之副將一員來皖訓
練日一視之由是皖軍悉成勁旅凡攔江磯東西梁山
諸處舊有礮臺者自往相度廢者修缺者補或江流衝
突今昔不同則改易其處倣用洋法或明或暗因地制
宜以固上游門戶省城西門外有漕河一道潛山太湖

等縣由此運漕出江其外內各有一洲以爲漕河屏障洲以內又有鹽河一道爲米鹽屯聚之所咸豐間江以南突起新洲東水而北兩洲淪陷兩河並與江通每逢盛漲直齧城根省垣岌岌公察形勢尋案牘於西門外導霞港別開新河接至江口導潛山各縣之水匯合入江以禦江潮於河口上下各築高厚長隄以固河身又於內築偃月隄遏石門湖來源以免沙泥淤墊於是民田得蓄洩之宜商船有停泊之便至今其地成小聚落焉城之東偏故有奎星樓翼然雄峙可望大江樓前有隙地後又於其地建文昌宮樓爲所蔽自是兩科鄉試

城中無中式者無不歸咎於斯公增高其樓使仍可眺遠而是科省城登賢書者七人士林大悅公又奏設經古書院以課經史實學院士彬然多通經之士由此始也十七年詔署兩江總督拜命之日嚴夫人卒公雖盡然傷心然不敢以私廢公而江督事煩任重公承曾文正沈文肅左文襄諸名公之後慨然曰前型未泯敢不勉乎營規鹽政力求整頓修築城垣添置器械日與僚屬講求不遺餘力會俄國世子來游中華過江甯泊下關公曰彼國儲貳之尊異日邦交所繫吾爲疆吏禮不可闕乃登其舟握手言歡移時而別先是民間

以事非習見人情惶惑至是始皆釋然及受代回皖道出蕪湖適其地法國教堂於前一日被焚而羣情洶洶尙思逞志於英美諸教堂公飛調附近營勇彈壓解散及抵安慶訛言四起和州六安宣城建德之人均思與教堂爲難公嚴檄所由先事防範告誡周詳人心帖然爵乃不作公敭歷中外久任封圻　朝廷嘉念賢勞特錫一品冠服二十一年　派充安徽閱兵大臣時眷注固未衰也未幾有開缺來京之　旨公曰臣子奉職中外一也即部署北行繞道至滬將附輪船達津沽而宿疾又作不得已至吳下就醫七月丙辰卒於耦園年

七十有三是時海警未靖遼事方亟使公還　朝或仍入總理衙門必有所建白而惜乎一病之不起也公在翰林即留意當世之事同治中陝西亂回圍攻鳳翔公以講官上疏言鳳翔不守則糧道不通省城坐困且與甘肅之回聯絡爲一其勢蔓延將不可制宜命大將以重兵剿之　詔命都隆阿往於是朝議藉藉言公知兵公又時以桑梓爲念粵賊陷湖殉難者衆公訪得族人殉難者百有餘人以其名聞旌如例又言湖郡漕額輕重不勻烏程歸安德淸爲最重長興武康次之安吉孝豐又次之吉武孝三縣俱屬山鄉固不可比擬若長興

則與程安德倶鄰太湖田畝肥瘠相等而編徵銀米輕重懸殊此何理也請飭浙撫體察情形將程安德三縣應徵銀米視長興上則起科而長武吉孝四縣則視江蘇漕額本輕常鎮二府之例部議從之至今湖民蒙利焉又以竹墩宗祠歲久將圮城中舊有遠祖恭靖公專祠全燬於兵捐金修建一如其舊於恭靖公祠旁築屋數椽爲沈氏子孫入城應試休息之所譜牒舊板漫漶過半爲刋補之又傳知遠邇訪求世系續前譜所未收族姻中孤寡無以存及貧不能嫁娶者咸有助焉伯兄不祿撫兄子鳳韶如已出及晚年而叔季兩弟又卒天

倫之戚不能去懷公之不至期頤亦由此也性喜金石字畫所收藏皆精絶其居耦園也南皮相國亦適寓吳一時如潘文勤公及李眉生廉訪顧子山吳平齋兩觀察皆時相過從偶得一古器一舊刻書籍摩娑玩弄以爲笑樂始在京師得汧陽石剖之有魚形製爲兩硯名之曰鰈及與嚴夫人以詩酒倡隨乃以鰈硯名廬名流題詠咸稱佳話公先娶張氏繼娶姚氏又繼娶嚴氏三夫人皆先卒姚夫人生二子皆殤嚴夫人生三子延譽亦殤存者瑞琳瑞麟瑞琳於光緒十九年舉於鄉公之內召也瑞琳會試報罷將歸公曰吾亦將北上矣遂命

以郎中分部學習掣籤得刑部貴州司女子子一人姚夫人出也適直隸東安縣知縣馮壽松孫女二人尚幼嚴夫人之殁也葬於仁和縣南山諸家濱之原公自營生壙於其左某年月日瑞琳等奉公之喪啟而窆焉禮也公生平學問政治卓犖可傳不可無述乃因瑞琳等之請次第其事而繫以銘銘曰

公起詞苑而至封疆理幹開達綜事精覈桂林鬱鬱皖山蒼蒼公之所至利澤孔長葺補卒乘興起膠庠繕完隄堰勸課農桑內撫黎蒸外服戎羌方今異族日益鴟張安得公等高議明堂我游其園泉石清涼我登其隴

松柏青蒼山川無改子孫其昌

福建巡撫張公墓志銘

咸豐初大盜起於粵西中原鼎沸若捻若回皆乘隙而起時承平久無戰守備賊蹤所至從風而靡名都大邑相繼淪陷爰有一二奇傑非常之人負文武幹用者屹然楮柱危城爲　天子保全疆土如沈文肅之守廣信府張勤果之守固始縣皆名動　朝廷　璽書褒獎一歲數遷擢以封圻重任垂名青史圖畫凌煙後世瞻仰望若神人烏呼如我友山張公者亦何媿歟公諱兆棟字伯隆友山其自號也山東濰縣人曾祖鋐本生曾

祖鑑祖文輯父翕皆潛德不顯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曾
祖妣譚本生曾祖妣劉及韓祖妣劉及孫妣宋贈封一
品夫人公幼而沈摯其世父扶青明經諱翀者通經術
有識鑒謂昌吾家者此子也盡以所學授之年十七入
邑庠道光二十三年以優行貢卽於是歲舉於鄉二十
五年　恩科成進士官刑部主事洊升郎中每遇疑獄
用類推迹平反甚衆九年以知府分發陝西同治元年
鳳翔府闕員大吏知公才俾往攝之而是時陳賴諸捻
寇方由荊紫關入陝粵賊僞啟王梁富成又由山陽雒
南而走平利全省糜爛渭南縣回民因之作亂戕官據

城厥勢洶洶同州華州諸回皆叛應之鳳翔接壤亦將蠢動或勸公曰此危地也以病謝君何公曰數由天定事在人爲臨難苟免豈人臣之義乎趣之官陽爲撫循陰修戰備甫及三月回寇大至城外回民爲所句結變且不測公嬰城固守募數千人爲游兵擇其精健者倚城而爲壘先後五十餘戰斬馘甚衆賊爲蚰蜒濠深廣各三丈爲久圍之計公無日不登陴巡視其堞夜不解衣晝不飽食蟣蝨滿襟裾羹野蔬而飯粗糲諸奴皆散一老僕從之一妾以憂畏得疾死署中無人出則鍵焉一日賊發地雷毀城西南隅蟻傅而上公親冒矢石擊

卻之賊偵知公所在礮彈雨集麗譙皆毀公危坐其中不爲之動如是者十有六月而將軍多公多隆阿援師乃至城圍以解　詔以鳳翔被圍日久卒保無虞有深堪嘉尚之褒有量予鼓勵之命公先是已實授鳳翔知府至是超拜四川按察使旋調廣東俄升布政使蓋

毅皇帝知公之才而欲大用之自此始矣盤根錯節乃見利器公死守一城綿歷帀歲非奇材非常之人而能若是乎固宜與文肅勤果諸公同爲咸同閒封疆名臣也鳳翔之民初脫水火方倚公如父母而不可留矣公旣至廣東左文襄以湘軍駐嘉應州餉饟不繼公

竭力籌應軍糈無缺文襄上其功　賜三代一品封嗣是由粵而皖而蘇民懷吏畏所至有聲護理蘇撫奉
命治海防曾文正督兩江甚倚重之丁中丞日昌亦言
公治海防布置周密於是　朝廷益知公可大用九年遷漕運總督時議者皆以海運爲便運河久廢不修公曰海或有警漕將不至力請濬治運河以濟海運之窮今　朝議皆知河運不可廢用公議也十一年調廣東巡撫粵俗喜博而闈姓標爲害尤烈闈姓標者凡文武童試及鄉會試未出榜之前博徒以姓爲標任人射之中多者勝民貪其利趨之若市往往傾其家而場屋之

獘亦緣是而生公下車嚴禁之終公之任闈姓標竟絕後復弛其禁且歲納其捐輸然議者終以公之所持爲正論也俄丁內艱公少孤事母極孝莅粵之四年母宋太夫人年八十有五　御書懿榘頤齡四字賜之并拜如意文綺之賚及其卒也年八十有六矣海內人士無不歎誦而公哀毀彌甚扶柩北還悲感行路既免喪誓守墓廬不復再出　詔書敦迫辭不獲命光緒八年署福建巡撫逾年即真公渡海巡視臺澎海口以兵力猶單議增益之部署粗定而法蘭西之釁起矣福建將軍督撫同城而治時又有　欽使會辦軍務議者以爲

職既有人則守亦重任於是將軍總督會奏以巡撫專任守事其時敵艦已闌入馬江公使觀察劉君率師駐鼓山廉訪裴君發夫役塞林浦之港以固省垣門戶又以城中錢米兩絀貸款開倉以安民心蓋公為守計固已周矣馬江之敗非公罪也猶以同任封疆深自引咎及奉部議一例罷官人或為公冤之而公不一辨也公前在鳳翔圍城中容貌益腴人問其故公曰濟則 國家與蒼生之福不濟則死耳吾心無顧戀是以腴也嗟乎死生之際無動於中況官之去就蛾宜其陽陽如平常也代公者久而未至 命公仍視事如初公疏辭不

允蓋　上雖以吏議罷公官而眷注固未替也逾年受代病不能就遂仍留於閩溯公自出守秦中二十餘年來積勞深矣豈其病也光緒十三年十二月己亥卒於閩寓年六十有七娶陳氏繼娶康氏皆封夫人生子五仔縣學生以　恩蔭官刑部主事僑江蘇候補同知僖光緒九年進士福建興化府知府倪優貢生內閣中書倓縣學生浙江候補同知女子子二歸於楊於王孫六人毓琦縣學生毓珽毓瑚毓瑴毓琛毓玫曾孫煦杰烈公服官中外三十餘年清正勤慎咸稱其職當撫粵時適山左荐饑公由海道運粟數千石振之其鄉人至

令咸焉而鳳翔之民戴公尤深蓋公之一生上而結　主
知下而孚物望皆原於此云公與先兄壬甫有同歲之
誼其在蘇也余又時相過從罷官後猶書問不絕今其
諸子以銘幽之文爲請余何辭焉銘曰
回佐餘種布滿甘涼蠭駭飍蕎蔓延岐陽咸同之際孽
盜披猖逆回乘隙煽亂一方公於其時出守鳳翔長圍
旣合蔑燹相望公坐危城夷然如常十六晦朔艱苦備
嘗寇來不上屹若金湯　天子曰咨爾才孔長爰自
藩臬踣歷封疆馬江一役於公何傷公職在守不歷戎
行搭城安堵未復於隍吏議雖嚴公論自彰秦中父老

恩公不忘三吳百粤頌聲洋洋方今區宇未盡平康安得公等寄以鷹揚

湖北候補道項君墓志銘

君諱晉蕃字書巢項氏其先由歙遷杭遂爲錢唐人家故饒衍以鹺爲業當雍正時有諱某字守約者佐李敏達公整飭浙鹺事載兩浙鹽法志則君之五世祖也曾祖豐乾隆二十七年舉人祖本誠增貢生候選通判父爾康候選布理問理問君少孤生母楊太夫人撫之至於成人及君生十日而母顧太夫人卒亦育於楊太夫人後理問君又續娶劉太夫人生三子而君則冢嗣也

弱冠爲縣學生應歲科試率居高等省試屢薦不售其時粵賊破杭州浙東西皆亂君家亦遂中落君曰此何時與非伏案而呫嗶時矣乃棄舉子業以運判分發兩淮上官知君之素業鹺也曰是必習鹺務命權泰壩監掣同知有某者姦商也謀啟滕鮑兩壩以利私銷而便偷漏飾辭以請於官官則許之啟有日矣然兩壩啟則下河泛溢被其害者無慮千百戶君力言於刺史李君蓉棠謂啟壩無益徒害民田事乃已光緒七年所屬草堰新興伍佑廟灣四場風潮爲災竈民蕩析皆謀他徙君相度地勢搯土使高築圩衞之命曰避潮墩給予竹

木使營篷廠以蔽風雨寒者予之衣饑者予之粟履行各場撫視存問所活無數踰歲復往老幼迎於塗塗爲塞嗣是每遇風潮輒就避潮墩皆曰吾項公之賜也八年攝海州分司左文襄公方奏加新引君酌盈劑虛俾新舊諸商無偏瘦不齊之弊既而曾忠襄督兩江又議裁新引歸正額時君已補通州分司仍移君海州使釐正鹽務君曰鹽務在去其弊弊絕即不加引亦足弊在雖加引無益故事票商赴場運鹽某商某場由分司掣籤而定淮北之鹽以版浦中正兩場爲上臨興場次之商家願得上色鹽而場商每以次色強其綑運雖經掣

定陽奉陰違斷斷爭論遷延時日而商累矣乃納錢於場是謂貼色場商得錢不特易其色甚或益其數是謂加斤君立限冊以稽考之如頭限應某商運某場之鹽逾限者罰如是則場商不得留難而貼色之弊絕又嚴御秤手無許輕重高下而加斤之弊絕其三場運鹽之要道有新關焉君時鶩輕舠赴關抽驗又請上臺派武職大員率師船巡緝於是私販絕跡鹽務大治君手緝淮北票鹽續略具載之至今商民蒙利焉十五年大計羣吏以卓異聞十六年仍回通州任其時餘東場有教民與竈戶爭地燔其屋竈戶憤搆訟不休事涉外國無

以折之行且敢譽君察敎民所操劵僞也指斥其誣美
敎士萬人俛俯首不能措一辭懾伏而去十八年以所
屬運鹽河淤淺議濬之而河身甚狹泉孔甚多朝啓夕
漲費倍功半君躬自督率風雪中巡視河干晝夜無輟
公款不給籌款代發積至五六千緡逾歲工竣一律疏
暢來檮去輯歌頌勿衰二十年俸滿將赴部引　見以
繼母劉太夫人病未果會東事起命君與錢觀察德培
團練通州海門泰興如臯四州縣民兵以禦外而安內
君經畫裕如籌餉餉足練兵兵足時君已敘功疊加至
三品銜　賜戴孔雀翎以道員在任候選又請以道員

指發湖北候補駸駸大用矣二十一年二月繼母劉太
夫人卒君十五歲而孤事繼母以孝聞至是哀毀如所
生而君亦自此病矣二十二年大吏叙君籌餉團防之
功奏加君二品頂戴君以一諸生躋涉監司而終以不
由科目為歉望其子成名甚切光緒八年次子兆驤以
優貢應　朝考　詔以知縣用君大喜去歲補興化縣
缺君益喜曰吾固居揚州猶吾鄉也而蘇撫重其才命
攝吳縣事君一來視之未幾卽去光緒二十三年正月
辛亥以病卒於揚州年六十有六君家雖業禺筴而儉
樸如寒素惟遇善舉則勇為之歲施衣藥棺櫘以為常

親族賴以舉火者十有餘家尤喜刻勸善之書蓋其父理問君遺教也會遵祖父遺命兩次助振　詔以樂善好施旌其門交友待人一以至誠友於昆弟老而彌篤其季弟研農君與弟婦章遇賊不屈死君尤悼之命兆驤後之娶許氏封夫人生三子長兆麟官南河同知次即兆驤也又次兆鴻殤女子子六人蕭山丁兌孚同縣戴兆衡仁和王壽桐山陽何福謙蕭山陳熊皆其壻也幼女殤孫八人毓濬毓鈞毓荃毓藻毓恩毓濰毓煐毓與光緒二十一年濬與濰應歲試同入學論者美之某年月日葬君某原兆驤具狀請銘銘曰

其見事也明其任事也勇談笑從容而撥除煩尤歷官三十年爲上游之所重其居家也恂恂又親仁而愛衆宜子孫之多賢咸爲龍而爲鳳我作銘詞是贊是頌千載而下式此邱壠

江蘇補用道汪君墓志銘

君諱福安字敦仁別字耕餘汪氏其先世由徽州休甯遷安慶懷甯遂爲懷甯人曾祖廷治祖朝運皆國學生父若洋字觀瀾以道員注選籍生三子君最幼資稟過人喜讀書於先代理亂先儒學行無不窮究旁及方術家言如岐黃如堪輿下至星命相術咸通曉其說爲文

章操筆立就會其時郡縣皆以軍興停試君意亦有所不屑學雖成迄未一試於有司也然君名固已大起識者皆以遠到期之蘇撫薛公駐上海治軍務聞君名延入幕觀瀾君命之曰天下多故正志士効力之時汝可仕矣因入貲爲縣丞從薛公克復松江論功擢知縣同治二年攝嘉定縣事時縣城甫收復市井邱墟人民寥落君下車卽招集流亡開闢荒土葺治城垣建立文廟橋梁津渡次第修理設義倉以儲民食興義學以勸民學其地故有當湖書院捐奉錢助經費以振興文教又製紡紗之車數千具頒之民間以勸課婦功大亂之後

百廢俱舉凡閱六載政通人和咸歎曰我公今之陸清獻也議於陸清獻公祠後爲建生祠力辭乃止俄補授常熟縣未之官調署吳縣嘉定士民攀留不得扶老攜幼傾城相送繪臥轍圖以獻誌不忘也吳縣自兵燹之後衙署皆毀賃居民屋君至始復建廨舍爲首縣事繁日不暇給故有佐讞者數員凡獄訟俾分聽之君性明敏事無巨細躬自判決不假他手辨甲知乙廷無稽牒嘗並攝長洲元和縣一人而兼三邑之事裕如也時觀瀾君與劉太夫人皆就養於署同治十二年距其成昏之歲甲子一周矣乃重行合巹之禮白髮朱顏扶杖侍

拜寮友聚賀望若神仙是歲赴常熟本任治常熟如治
嘉善修先賢言子祠及游文書院又以地瀕海海塘尤
重集巨貲增築之未幾觀瀾君與劉夫人相繼逝君奉
喪歸葬自擇吉壤日走山谷間嚴寒酷暑不稍倦既葬
乃修家譜立義莊創建清節堂所費以萬計曰皆吾親
遺意也吾遵而行之不敢惜也君兄柳村君早卒撫其
遺孤以至於成族姻中有貧乏者量其材而予之事必
使各得其所夏施藥餌冬施棉衣數十年如一日蓋君
勇於爲善其天性也時君已積功累保至知府並以道
員用　賜孔雀翎服既闋遂於光緒元年以道員入都

引見仍還江蘇巡撫固始吳公一見才之數月之間歷
筦洋務局保甲局忠義局衎衎辦舉時主統捐局者爲
童際庭觀察與君交最深童得暴疾將不起君往視之
已不能言握君手涕漣洏及童卒虧負巨萬君接主是
局悉爲彌補并助銀二千兩歸其喪六年奉檄治牙釐
君議免米捐及民間日食蔬菜果蓏之捐以蘇民困吳
民大悅故事銀色平餘皆歸局用君悉納之於公故商
力不疲而財用足前此居是局者率十數年不易君曰
膏腴之地久居不去是滋人疑也若使人人得更迭而
爲之羣疑自釋矣自大府力求代初不許牘三上詰其

請明年法人內犯江蘇戒嚴中丞衛公謂之曰君年力未衰豈無意報　國乎命君總理水陸全軍及海防營務並統率撫標前後營兼管軍需君治軍嚴整無缺伍無虛饟兵心咸服軍政大治會丹陽之民以漕事聚鬨毀官廨衛公使君案治命以師徒往君曰民愚無知理諭之即散何以兵爲輕車小艓迅至京江會同常鎭道陳君頒布教令懇切開導又親歷四鄉屬其耆老諭以
朝廷恩德勉爲良民執其爲魁者數人治以法餘悉解去三閱月事大定歸報衛公公歎曰君眞仁人所全多矣其子鈞選授河南鄢陵縣乞假至蘇省視起居君

戒之曰豫中自河決鄭州下民昏墊汝速往以籌振爲急毋以我爲念鈞遂之官率較本境饑民三萬有餘鄰境來就食者四萬有餘請於臺司而振之逾年司庫竭自捐數千金以濟其乏君聞之喜曰是能爲吾二老人造福矣君以積勞素有痰飲之疾時劇時差東倭入寇君籌運邊餉心力交瘁疾益甚二十一年八月丙子遂卒年七十臨終戒諸子曰吾生平惟以勤儉眞誠四字自勉願汝曹其勉之初娶吳夫人生子三振以道員分發補用景善以縣丞候選早卒景巧殤吳夫人先君三十八年卒繼娶黃夫人生子二長即鈞也今官浙江候

補道尖鴻年廣東候補同知女子子五存者四皆適名族孫九存者三星棟光祿寺署正星楣中書科中書星根國子監典簿孫女七某年月日諸子葬君吳縣張家橋并爲黄夫人營生壙於其右吳夫人葬黄龍山麓歲月已久懼不敢遷故不祔焉禮也余寓吳久交君有年諸子具狀乞銘義不可以辭銘曰

惟勤也故宦事修惟儉也故清望留惟眞與誠也故上契於大府而下無負於交游張橋之原蔚然松楸佳城孔吉我銘其幽揭此四字敬告千秋

廣西巡撫張公墓志銘

公諱聯桂字丹叔一字[illegible]权姓張氏江蘇江都人曾祖某祖某父某並有隱德　贈如公官公生有虎牙二稍長器識異常兒咸豐二年粵賊犯揚州父柏亭公與衆共守城城陷賊至柏亭公猶不忍舍衆去公時年甫十有五掖其父自破垣出賊尾之負而奔顛躓者屢矣柏亭公素得衆心見其出爭擁衛之走數十里以免衆又依柏亭公以自固皆歎曰此子之力也六年入縣學時南中亂停鄉試乃以附貢生入都應順天試道出某縣投宿逆旅而捻寇猝至衆以寇壘在北皆南奔公曰賊將趨南南奔必無幸矣驅車摩寇壘北行竟無恙而南

弃者遇賊殺略且盡人於是服公之智公爲文高古不合俗尙五應順天試不售伯父子陶公以縣令仕直隸知公才招之往其地差徭煩重官民交困公計戶口均道里簡閱車馬料量品物皆豫備以待官不誤差民不知役子陶公曰爾才可仕矣乃入貲爲太常博士與仲兄曉蓮侍御同官京師貧甚然親故或有饋遺輒推以與兄雖饔飧不繼不顧也同治某年京察一等擢廣西慶遠府同知歷署靈川縣賀縣知縣全州知州皆劇邑也靈川多逋賦吏緣爲姦積虛累謬莫可究詰公日坐堂皇理獄訟而陰用鉤距之術隱口漏丁咸有存記呼

吏視之吏驚爲神不費敲撲逋賦畢輸賀之爲縣士寄襍糅苗猺牛之睚眦小忿率成大釁公振興文學化其雕悍平其爭訟俾無忿戾賀民化之風氣爲變全州界湘粵閒民喜訟有豪者欺公年少慫爲誣罔公覺其異陰察之豪方與其徒聚謀收者猝至詰得實治如律大猾斂跡訟者益稀巡撫劉武愼公長佑深器之密疏論薦擢慶遠府知府以柏亭公卒未任服闋授廣東高州府知府高俗信巫多盜公嚴治之假神道惑衆者罪無赦販米出洋以濟盜者罪無赦巫風盜風爲之衰息調知惠潮二府其俗皆好鬬公督率屬吏大小之獄無或

枉撓以淸其源先事譬解申以嚴法久之鬭風亦稍戢

公所爲郡縣六易一地卽易一治而皆於其地有大益

類如此光緒八年遷惠潮嘉道調署糧道十年法越事

起回本任籌海防陳十二策彭剛直公玉麟張靖達公

樹聲及今湖廣總督張公之洞頗採用其言公備禦有

方寇亦不至惠潮連道事多涉洋務皆畏爲難治公曰

是何難吾知有理而已洋人直則讓華人於法百口謗

之不爲動華人直則與洋官爭往返三四必得直而後

已始亦斷斷辯論久而英美法各領事官無不悅服中

外大和帖然無事先後敘勞　賜戴孔雀翎加二品頂

戴予三品封典十二年調任湖北荊宜施道以荊多水患議築朝天閘開姚家垸河不果行荆人惜之踰年遷廣西按察使廣西固公舊治也故舊吏民皆喜色相告十五年遷布政使十八年擢巡撫首嚴捕盜之令頒立賞格名捕渠魁又倣廣東學海堂例闢齋舍購書籍選高才生肄業其中課以實學嶺右財貨不足而米有餘廣州諸郡歲來告糴官因榷其糶以濟軍饟時廣東有富商縱臾言官請罷米糶公曰米糶罷則軍饟無所出且商利厚則糴者多而利分於東商無益而西農將買持不可人初不信其後卒如公言勞文毅公之撫粵也

設官與以貨物曰同善堂入其贏餘以爲公費歷久弊生公釐而革之廣招商與官不失挹注之利而民得稱貸之便越南既歸法國我邊境有舊時勇丁時往剽掠邊將喜之厚結以自助公曰此曹不可恃越無可掠還及我矣睦鄰卽所以保境不宜予人以口實益嚴斥堠擯勿與通然與法人定界則又侃侃爭辨不稍屈有金龍洞者要隘也先時繪圖畫畍已棄之矣公曰金龍洞爲龍州屏蔽今棄而不有乃以易區區甌脫無用之地此非計也與提督蘇公元春謀力爭於法毀前議改舊圖而金龍洞要隘復歸於我越民有自拔來歸者安集

之吾民有淪於越者設法招徠之咸同以來戰必募勇一營如干人有定額爲戰事既定將墮卒惰器械窳敝而額亦不足營官進謁公問額率以八成對公笑曰汝欺吾歟得五成即畏將矣汝有室家有僕馬薪水不足豈得不取諸此吾不責虛額但求有一人即得一人之用耳日拙其伍更番校之不如律輒斥去將弁畏服武備改觀後勦除土寇數十起卒賴其力倭事起沿海諸省爭來徵調爲和議既定公疏陳利害力爭不得因是憤懣觸發肝疾求解任　上鑒其誠許之將受代上十策如鑄銀圓行銀票加洋稅節縻費皆切中事理又獲

議中外臣工條奏前後兩疏頗見施行家居逾年疾稍閒俄又患脾泄自知不起具遺疏惓惓以育才練兵制幣興商為言光緒二十三年四月丁亥卒於里第年六十公生平任事勇而無忿厲之色守己嚴而無矯激之行兩江總督劉公坤一疏稱其篤實廉明時論以為知言性喜杜詩日誦之書學董文敏日臨倣之雖舟車不輟焉娶李氏封一品夫人子心泰前山西平陽府通判孫彭宜彭典女子子七孫女二某年月日葬公某原心泰具狀乞銘銘曰

起家郡縣踐歷封疆剔弊興利勸農安民振揚文教修

飭戎行禽戔寇盜禁絕巫[illegible]勿開敵釁勿弛邊防惟粵東西偏樹甘棠天不假年海內悲傷忠憤猶鬱嘉言孔彰大名青史故里白楊千載而下式此碑堂